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沈啟晉

戰國策　　雜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戰國策十卷宋鮑彪注案黃鶴杜詩補注引彪之說郭知達集註九家杜詩皆稱為鮑文虎說則其字為文虎也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缺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

而于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缺而較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宏又因忤秦檜死其書尚未盛行于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曾鞏二序而其編次先後則自以已意改移非復向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雜莒又有國別者八（案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篇少

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次第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尚與妄改古書者有間其更定東西二周自以為考據之特筆元吳師道作補正

極議其誤考趙與㫫賔退録曰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疎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寛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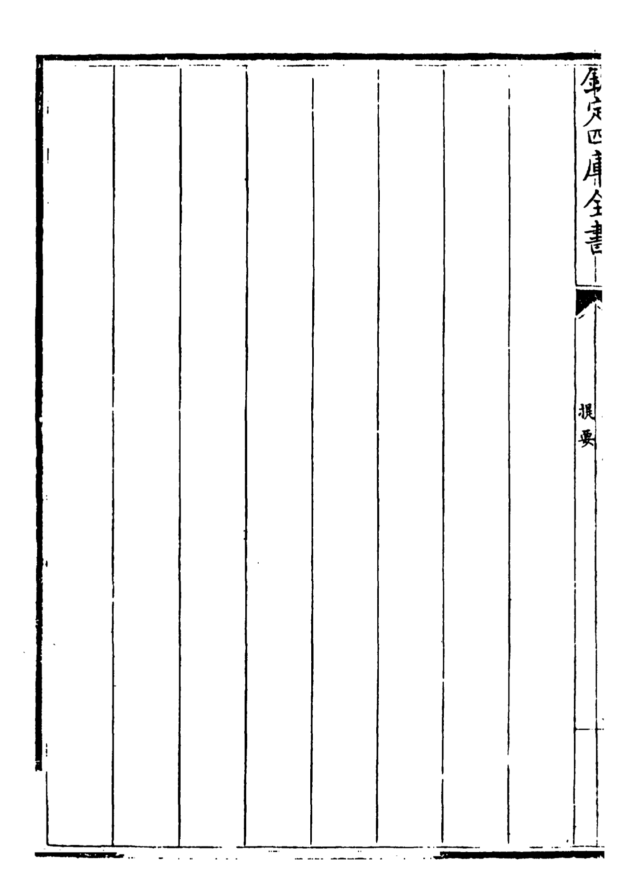
案補注乃姚寛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寛殊誤謹附訂於此

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為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説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注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即正彪注其精核實勝于彪然彪注疏通詮解

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嘆雖踵事者益密正不得遽沒剏始之功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以思其德一作思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

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

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强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徳不得施設有謀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説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説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失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

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

化道淺薄綱紀壊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脱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

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

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録

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其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

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具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者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横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决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

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贒莫尚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魯巽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説者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説非此書指邪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揉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

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之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夘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戰國策卷二

宋 鮑彪 注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

安王 成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也家語出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 而陽豎與焉 鴻烈人間訓注豎小使也韓深名堅 道周 出亡過周 周君留之十四日 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乘四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 韓使人讓

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之情告之）寡人（孤寡不穀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韓之命）小國不足（衍亦字）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

彪謂客之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下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

赧王（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宋忠曰辛諡西周武公）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故與莫反）司馬翦（司馬楚卿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

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立為太子左成楚人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絶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封之以為之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為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廧夫空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也言楚王之意然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説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謂或為王閔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齎持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立令人微告悍悍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

周最不肖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肖立告齊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銷鐵也函蓋其姓為齊太公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也金買劍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將死函冶氏將死而屬其子屬囑同集韻託辭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令君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最不肖立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為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嫁猶

責也言欺齊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貸哉可信之貸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為卒甚敬楚王怒懷王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厹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遺之大鍾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防有兵桓

公伐蔡也傳二年蔡姬沈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絶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沛下蔡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伐楚號衆其實襲蔡無鍾鼓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以二國為戒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為護也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悅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紀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徵

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也）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曰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

公乃徵甲與（元作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飢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

去紀有而畧周君為東周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為強韓魏為猶是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迭虛實有

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令雖善韓魏後或為患]君不如令敝邑[周也]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勿亦秦以弱]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而[元作也]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

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之恩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駭

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借為西周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廩庫以利元作

到秦若為秦報魏然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令速東則無賓之之費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謂楚王懐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然且為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於郟鄏郟鄏屬河南為東周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内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而包二周則楚方城

之外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説金投秦策藍田徑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闕此役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兑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令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則衆必多傷矣秦欲

持（元作待）周之得（猶持保）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卻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

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周君反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而樂之也綦毋恢(周人)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溫屬河南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

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溫囿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為周扞秦）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戍卒之援）而私（元作利）溫囿以為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注齊人即芒卯）致溫囿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

於國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國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己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成事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字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其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

教子支左屈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引反也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猶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伍元作吾下同得楚將也高注吾作五將

為楚王傾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欵識云然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効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秦泰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謂周君曰除道

屬之於河除去織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韓魏必惡之惡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楚必將自取之矣秦名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楚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境為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昭因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令見攻故天下畏秦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

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横行於周矣横行無畏忌也紀有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楚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飢而宛亡此下皆恃逺輕近而亡秦飢不暇救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郳莒亡於齊魯郳縣故郳也郳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城陽國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戰國策卷一